

精鈔
大字

隨

園

全

集

新齊諧

四

卷之四

詩

國

公

集

卷

之

四

詩

國

公

集

婁羅二道人

婁真人者松江之楓鄉人。幼孤。從中表某養太。與其婢私。中表怒。逐之。婁盜其橐金五百。逃入江西龍虎山。方過橋。有道人白髮曳杖立。笑曰。汝來乎。汝想作天師法官乎。須知法官例有使費。非千金不可。五百金何濟。婁大駭曰。吾實帶此數金。奈何。道人曰。吾已為汝豫備矣。命侍者擔囊示之。果五百金。婁跪謝。稱仙道人曰。吾非仙。乃天師府法官也。姓陳名章。緣盡當去。為待子故。未行。有三錦囊。汝佩之。他日有急難大事。可開視之。言畢。跌坐橋下。而化。婁入府。見天師。天師曰。陳法官望汝久矣。汝來。陳法官死。豈非數耶。故事。天師入京朝賀。法官從行。雍正十年。天師入朝。他法官同往。婁不得與。夜夢陳法官踉蹌而來。涕泣請曰。道教將滅。非婁某不能救。須與偕入京師。萬不可誤。天師愈奇。婁乃與之俱。時京師久旱。諸道士祈請無效。世宗召天師諭曰。十日不雨。汝道教可廢矣。天師惶恐伏地。竊念陳法官夢中語。遽奏請婁某升壇。婁開錦囊。如法祝咒。身未上。而黑雲起。須臾。雨霑足。世宗悅。命留京師。十一年。誅妖人賈士芳。賈在民間為祟。召婁使治。婁以五雷正法治之。拜北斗四十九日。妖滅。是年地震。婁先期奏明。皆錦囊所載三事也。今婁尚存。錦囊空。而術亦盡矣。

婁所服九藥號一二三當歸一兩熟地二兩枸杞三兩

又有羅真人者。冬夏一衲。伴狂于市。兒童隨之而行。取生米麥求其吹。吹之即熟。晚間店家燃燭無火。亦求羅吹。吹之即熾。京師九門。一日九見其形。忽遁去。無跡疑死矣。京師富家。多燒煖坑。坑深丈許。過三年。必掃煖灰。有年姓者。掃坑坑中聞鼾聲。大驚。召眾觀之。羅真人也。崛然起曰。僧汝家坑孰卧三年。竟為爾輩掃出。眾請送入廟。曰。吾不入廟。請供奉之。曰。吾不受供。然則何歸。曰。可送我至前門外蜜峰窩。即昇往蜂窩。高洞甚狹。在上山之凹。蜂數百萬。嘈嘈飛鳴。羅解上下衣。亦身入。羣蜂圍之。穿眼入口。出入于七竅中。羅怡然不動。人饋之食。或食或不食。每食必罄其所饋。或與斗米飯。雞卵三百。啖而盡。亦無飽色。語啾啾如駛鳥。不其可解。某貴人饋生薑四十斤。啖之。片時俱盡。居窩數年。一日脫去。不知所往。

蛇含草消木化金

張文敏公有族姪寓洞庭之西嶺山莊。藏兩雞卵于厨舍。每夜為蛇所竊。伺之見一白蛇吞卵而去。頸中澎亨未能遽消。乃行至一樹上。以頸摩之。須臾雞卵化矣。張惡其貪。戲削木梯裝入雞卵殼中。仍放原處。蛇果來吞。頸脹如故。再至前樹摩擦。竟不能消。蛇有窘狀。遍厓園中。諸樹脫而不顧。忽往亭西深草中。擇其葉綠色而滑者。摩擦如前。木卵消矣。張次日認明此草。取以摩停食病略一拂拭。無不立愈。其隣有患發背者。張思食物尚消。毒亦可消。乃將此草一兩煮湯飲之。須臾間背瘡果愈。而身漸縮小。久之并骨俱化作水。病家大怒。將張捆縛鳴官。張哀求以實情自

白病家不肯休往厨間吃飯入城視鍋上有異光照耀就觀則鍋鐵已化黃金矣乃捨之且謝之究亦不知何草也

蔡京後身

崇禎時某相公常自言為蔡京後身以仙官墮地獄每世間誦仁王經耳目為之一亮又罰作揚州寡婦守空房四十年故癖好尤奇好觀美婦之麗美男之勢以為男子之美在前女子之美在後世人易之非好色者也常使女衣袍裙男飾釵裙而摸其臀勢以為得味外味又常戲取姬妾優童數十以被蒙首而露其下體互猜為某郎某姬以為笑樂有內閣共事石俊者微有姿而私處甚佳公甘為哂弄有求書者非石郎磨墨不可得也號臂曰白玉綿團勢曰紅霞仙杆

天鎮縣碑

天鎮縣隸雲中其地有元帝廟廟有古碑其上礮銃鉛鐵大小九其多皆陷入石內邑人云前明時闖兵來邑人拒戰不勝俄見此碑自廟飛出盤旋軍陣凡敵人所放火礮咸著于上我軍無失血而敵賴以退今謂之天成碑現存於廟

擡轎郎君

杭州世家子汪生幼而聰俊能讀漢書年十八九忽遂出不歸家人尋覓不得月餘其父遇于薦橋大街則替人擡轎而行父大驚牽拉還家痛加鞭撻問其故不答乃閉鎖書舍中未幾逃

出。又為人擡轎矣。如是者再三。祖父無如何。置之不問。戚友中無肯與婚。然漢書成誦者。終身不忘。遇街道清淨處。朗誦高祖本紀琅琅然。一字不差。杭州士大夫亦樂召役之。勝自己開卷也。自言兩肩負重。則筋骨靈通。眠食俱善。否則悶悶不樂。外此亦無他好。

楊笠湖救難

楊笠湖為河南令。上憲委往南水縣振災。秋暑甚虐。午刻事畢。納涼城隍廟。坐未定。一人飛奔而來。口稱小民張相求救。問何事。曰不知。左右疑有瘋疾。羣起逐之。其人長號不出。曰我昨夜得一夢。見此處城隍神已故。縣王王太爺同坐城隍。向我云。汝有急難。可求救于汝之父母官。我即向王太爺叩頭。王曰我已來此。無能著力。汝須去求隣封官楊太爺。救過明午。則無害矣。故今日黎明即起。聞太爺姓楊。又在此廟。故來求救。言畢叩頭不肯去。楊無奈。何笑曰我已面准。汝有難即來可也。問其姓名。命家人記之。數日後散振過其地。訊其隣人曰張某是日得夢入城。彼臥室兩間。無故坍塌。毀傷什物甚多。惟本人以入城。故得免。

馮侍御身輕

馮侍御養梧先生。自言初生時。身小如貓。稱之重不滿二斤。家人以為必難長成。後過十歲。形漸魁梧。登進士。入詞林。轉御史。生二子。一為布政使。一為翰林。先生為兒時。能蹈空而行十餘步。方知李鄴侯幼時能飛。母恐其去。以葱蒜厭之。其事竟有。

江都某令

江都某令以公事將往蘇州臨行往甘泉李公處作別面託云如本縣有虎傷相驗事望代為辦理李唯唯已而聞其三鼓後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報相屍者商家汪姓兩奴口角一奴自縊汪有畜名某以為奇貨命停尸於大廳故不往驗待其真機講賈三千兩始行往驗驗時又語侵主人以為喝令重詐銀四千兩方肯結案李公覓而尤之以為太過某曰我非得已我欲為小兒捐一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千兩已差人送入京師我並不存家中未幾某子果選甘肅某縣陞河州知州乾隆四十七年為冒振事發覺斬立決孫二人盡行充發家產籍沒入官某驚悸疽發背死

執虎耳

雲南大理縣南鄉民李士桂家世業農家畜水牛二隻至夜一牛不歸士桂往尋昏黑中月色初上見田中有獸卧焉酣聲雷鳴以為己牛罵曰畜生如何此刻不回家隨即騎上將攀其角角不見但聳毛耳兩隻遍身狸色斑然方知是虎急不敢下虎被人騎驚醒騰身起咆哮叫跳士桂私念下背必為所咬於是竭生平之力緊握其耳至於穿破耳輪手愈牢固抵死不放虎性猛烈騰山躍水為棘刺所傷次日晨刻力盡而斃士桂亦僵仆虎背氣息奄奄家人尋得抱持歸家竟獲重生兩脚士為虎爪所攫肉盡骨見醫逾年纔得平復

十八灘頭

湖南巡撫某平時敬奉關帝。每元旦先赴關廟行香求籤。問本年休咎。無不應驗。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一日詣廟行禮畢。求得籤有十八灘頭說與君之句。因有戒心。是年雖淺水平路。必捨舟坐轎。秋間為候七一案。天使按臨。從某湖過。某地行舟則近而速。起旱則遠而遲。使者欲舟行。公不可。乃以關神籤訣誦而告之。使者勉從。而心不喜。未幾貴州鉛廠事發。有公受贓事。公不承認。而司閹之李奴必欲扳公。說此銀寶送主人。非奴所撞騙。時李已受刑。兩足委頓。奴主爭辨不休。使者厲聲謂公曰。十八灘頭之神籤驗矣。李字十公也。委頓于地癱也。說此銀送與主人。是送與君也。關聖帝君早知有此劫數。公何辨之有。公悚然。遂認受贓。而案定。

三姑娘

錢侍御琦巡視南城。有梁宇備年老。能超距騰空。所擒獲大盜以百計。公奇之。問以平素擒賊立功事狀。梁跪而言曰。擒盜未足奇也。某至今心悸。且嘆絕者擒妓女三姑娘耳。請為公言之。雍正三年某月日。九門提督某召我入面諭曰。汝知金魚衛街有技三姑娘。勢力絕大乎。曰。知。汝能擒以來乎。曰。能。需役若干。曰。三十。提督與如數。曰。不擒來。擡棺見我。三姑娘者。深堂廣廈。不易篡取者也。梁命三十人環門外伏。已緣牆而上。時已暮。秋暑小涼。高蓬陰屋。梁伏蓬上伺之。漏初下。見二女鬟從屋西持朱燈引一少年入。跪東窗。低語曰。郎君至矣。少年中堂坐良久。上茶者三。

四女鬟侍朱燈擁麗人出交拜。姬語膚色目光如明珠射人。不可逼視。少頃。兩席橫陳。六女鬟行酒。奇服炫妝。纏左右。三爵後。繞梁之音。與笙簫間作。女曰。少年人曰。郎儂乎。引身起。牽其裾。從東窗入。滿坐燈燭盡滅。惟樓西風竿上紗燈。便紅。梁竊意此是探虎穴時。自蓬下足。踣寢戶。女驚起。赤體躍牀下。趨前抱梁腰。低聲辟曰。何衛門來使。曰。九門提督。女曰。尊矣。要有提督拘人而能免者乎。雖然。裸婦女見貴人。非禮也。請著衣。一謝明珠。雙梁許之。擲與一棍一裙一衫一領襖。女開箱取明珠四雙。擲某手中。女衣畢。乃從容問公帶若干人來。曰。三十。曰。在何處。曰。環門伏。曰。速呼之。進。夜深矣。為妾故。累若飢渴。妾心不安。顧左右治具。諸婢烹羊炮兔。咄嗟立辦。三十人席地大嚼。懽聲如雷。梁公念牀中客未獲。將往揭帳。女搖手曰。公胡然。彼某大臣公子也。國體有關。且非其罪。妾已教從地道出矣。提督訊時。必不怒公。如怒公。妾願一身當之。天黎明。女坐紅帷車。與梁偕行。離署未半里。提督飛馬硃書諭梁曰。本衙門所等三姑娘。訪聞不確。作速釋放。毋累良民。致于重譴。梁惕息下車。持珠還女。女笑而不受。前婢十二人騎馬來迎。擁護馳去。明日偵之。室已空矣。

搜河都尉

予親家張開士牧宿州。奉旨開河。掘地得龜大如車輪。項繫金牌。鐫正德二年。皇帝勅封。搜河都尉十二字。龜兩眼深碧色。背殼綠毛寸許。民間聚觀。告之官。官急前代老物。命放之。是夜風雨颯

至河不拙而成者三十餘丈

科場事五條

乾隆元年正月元日大學士張文和公夢其父桐城諱英者獨坐室中手持一卷文和公問爺看何書曰新科狀元錄狀元何名公舉左手示文和公曰汝來此吾告汝文和公至左曰汝已知之矣何必多言公驚醒卒不解後丙辰狀元乃金德瑛移玉字至英字之左此其驗也公得子遲祈夢于京師之前門關帝廟夢帝以竹竿與之旁無枝葉公頗不喜有解者賀曰公得二字矣問何故曰孤竹君之二子此傳記也破竹字為兩個字此字法也已而果然

王士俊為少司寇讀殿試卷夢文昌神抱一短鬚道士與之後臚唱時金狀元德瑛如道士貌出其門

劉大樾丙午下場請批仙批云壬子兩榜劉不解以為壬子非會試年或者有恩科耶後丙午中副榜至壬子又中副榜

繆煥蘇州人年十六入泮遇仙仙問科名批云六十登科繆大憲嫌其遲後未三十竟登科題乃六十而耳順也

有三人祈夢于肅愍廟兩人無夢一人夢肅愍謂曰汝往觀廟外照牆則知之其人醒告二人二人妬其有夢偽漫罵者即于夜間取筆向牆上書不中二字天尚未明寫不字不甚連接次早

三人同往視之。乃一个中三字。果得夢者中矣。

百四十村

閩學周公煌。四川人。自言其祖樵也。孤身居峨嵋山。年九十九。未婚。每日入山打薪賣與山下吳姓。鬻豆腐翁吳太妻二人一女。每日買周薪為炊。交易甚懽。吳年六旬。告周曰。明日是吾生辰。叟早來飲酒。周諾之。已而不至。吳之妻曰。周叟頗喜飲。今不來賣薪。又不來稱祝。毋乃病乎。蓋往視之。吳翌日往訪。見周顏色甚和。問昨何不來。叟笑曰。我昨入山。將代新作壽禮。不意過一深溪。見黃白物纍纍。得毋世所稱金銀者乎。余竭力運之。現堆牀下。若下山則誰為守者。吳視之。果金銀。因代為謀曰。叟不可居此矣。叟孤身住空山。而挾此重物。保無慮耶。周曰。微君言。吾亦知之。盡為我入城尋一屋。在人烟稠密處。吳如其言。且助之遷居。未幾周又至。面赧然。有慙色。手百金贈吳。揖曰。吾有求于公。吾明年百歲矣。從未婚娶。自道將死。寔有他想。不料獲此重資。一老身守之。復何所用。意欲求公作媒。代聘一婦。吳晚其妻相與笑。吃吃不休。嫌其不知老也。周曰。非但此也。我聘妻非處子不可。若再醮二婚。非老人鄭重結髮之意。倘嫌我老者。請萬金為聘。以三千金謝媒。吳雖知難。而心貪重謝。強應曰。諾。老人再拜去。月餘。無人肯與老人婚。老人又來催促。吳支吾無計。時吳女纔十九歲。忽跪請曰。女願婚周叟。吳夫婦愕然。女曰。父母之意。嫌周老。憐少女耳。女聞各有命。兒如薄命。雖嫁年相若者。亦必不作孀婦。兒如命好。或此叟尚有餘年。幸獲子嗣。足

支門戶亦未可定。且父母無子。只生一女。女恨不能作男兒。孝養報恩。如彼以萬金求此。而又以三千金作謝。是生女愈于生男。而女心亦慰。女想此叟。如許年紀。獲此橫財。恐天意未必遽從此終也。吳夫婦以女言告叟。叟跪地連叩頭呼岳父母者再。嫁生一子。讀書補廩。孫即閣學公也。老人年一百四十歲。吳女先卒。年已五十九矣。老人殯葬制服哭泣甚哀。又四年。老人方卒。所居村人題曰百四十村。

人畜改常

搜神記有雞不三年。犬不六載之說。言禽獸之不可久畜也。余家人孫會中畜一黃狗甚馴。常喂飯。狗搖尾乞憐。出入必相迎送。孫甚愛之。一日手持肉與食。狗嚙其手。掌心皆穿。痛絕于地。乃棒狗殺之。揚州趙九善養虎。檻虎而行。路人觀者。先與十錢。便開檻出之。故意將頭向虎口摩擦。虎涎滿面。了無所傷。以為笑樂。如是者二年有餘。一日在平山堂下索錢。又將頭擦虎口。虎張口一嚙而頸斷。眾人報官。官召獵戶以槍擊虎殺之。人皆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余曰不然。人亦有之。乾隆丙寅。余宰江寧。有報殺死一家三人。余往相驗。凶手乃屍親之妻弟劉某。平日即舅姊弟甚和。並無嫌隙。其姊生子。年甫五歲。每舅氏來代為哺抱。以為慣常。是年五月十三日。劉又來抱甥。姊便交與。劉乃擲甥水缸中。以石壓殺之。姊驚走視。便持割麥刀斫姊。斷其頭。姊夫來救。又持刀刺其腹。出腸尺餘。尚未氣絕。余問有何冤仇。傷者極言平日無冤。言訖氣絕。問劉不言。兩目

斜視向天大笑。余以此案難詳。立時杖斃之。至今不解何故。又有寡婦某。字節二十餘年。內外無聞言。忽年過五十。私通一奴。至于產難而亡。其改常之奇。皆虎狗類矣。

夢胡蘆

尹秀才廷一。永第時。每逢下場。必夢神授一胡蘆。放榜不中。自後遇入闈心惡。而每次必夢胡蘆。然屢夢則胡蘆愈大。雍正甲辰科入闈之前夕。尹恐又夢。乃坐而待旦。欲避夢也。其小奴方睡。大呼夢見一個胡蘆。與相公長等身。懊恨不祥。亦無可奈何。已而榜發。尹竟中三十二名。其三十名姓胡。其三十一名姓蘆。皆甚少年。方悟初夢之小胡蘆。蓋二公尚未長成故也。

乩仙示題

康熙戊辰會試。舉子求乩仙示題。乩仙書不知二字。舉子再拜求曰。豈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眾人大笑。以仙為無知也。是科題乃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三節。又甲午鄉試前。秀才求乩仙示題。仙書不可語三字。眾秀才苦求不已。乃書曰。正在不可語上。眾愈不可解。再求仙明示之。仙書一署字。再叩之。則不應矣。已而題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

神籤預兆

秦狀元大士。將散館。求關廟籤。得靜來好把此心捫之句。意鬱鬱不樂。以為神嗤其有虧心事也。已而試松柏有心賦。限心字為韻。終篇忘點心字。閱卷者仍以高等上。上閱之。問心字韻何以

不明押。秦俯首謝罪。而閱卷者亦俱拜謝。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主司無有眼之人。

奇騙

騙術之巧者。愈出愈奇。金陵有老翁。持數金至北門橋錢店。易錢指意較論銀色。嘵嘵不休。一少年從外入。禮貌甚恭。呼翁為老伯。曰。令郎貿易常州。與姪同事。有銀信一封。託姪寄老伯。將往尊府。不意姪之路遇也。將銀信交畢。揖而去。老翁折信。謂錢店主人曰。我眼昏不能看家信。求君誦之。店主人如其言。皆家常瑣屑語。末云。外紋銀十兩。為爺新壽。翁喜動顏色。曰。還我前銀。不必較論銀色矣。兒所寄紋銀。紙上書明十兩。即以此充錢。何如。主人接其銀。稱之。十一兩零三錢。疑其子發信時匆匆未檢。故信上祇言十兩。老人又不能自稱。可將銷就銷。獲此餘利。遽以九千錢與之。時價紋銀十兩。例克得錢九千。翁負錢去。少頃一客笑于旁曰。店主人得無受欺乎。此老翁者。積年騙棍。用假銀者也。我見其來換錢。已為主人憂。因此老在店。故未敢明言。店主驚剪其銀。果鉛胎。懊惱無已。再四謝客。且詢此翁居址。曰。翁住某所。離此十餘里。君迫之。猶能及之。但我翁隣也。使翁知我破其法。將仇我。請告君。以彼之門向。而君自往追之。店主人必欲與俱。曰。君但偕行至彼地。君告我以彼門向。君即脫去。則老人不知是君所道。何仇之有。客猶不肯。乃酬以三金。客若為不得已而強行者。同至漢西門外。遠望見老人攤錢櫃上。與數人飲酒。客指曰。是也。汝速往擒我。行矣。店主喜。直入酒肆。捋老翁腋。之曰。汝積騙也。以十兩鉛胎銀換我九千錢。眾人

皆起問故。老翁夷然曰：我以兇銀十兩換錢，並非鉛胎。店主既云：我用假銀，我之原銀可得見乎？店主以剪破原銀示衆，翁笑曰：此非我銀。我止十兩，故得錢九千。今此假銀似不止十兩者，非我原銀。乃店主來騙我耳。酒肆人爲持戥稱之，果十一兩零二錢。衆大怒，責店主。店主不能對，羣起毆之。店主一念之貪，中老翁計，懊恨而歸。

騙術巧報

騙術有巧報者。常州華客挾三百金將買貨淮海間，舟過丹陽。見岸上客負行囊呼塔船甚急，華憐之，命停船相待。船戶搖手，慮匪人爲累，華固命之。船戶不得已迎客入宿于後艙。船尾將抵丹徒，客負行囊出曰：余爲訪戚來，今已至戚所，可以行矣。謝華上岸去。頃之，華開箱取衣箱中三百金盡變瓦石。知爲偷換，懊恨無已。俄而天雨且寒，風又逆，舟行不上。華私念金已被竊，無買貨資，不如歸里捫擋，再赴淮海。乃呼篙工挽舟返，許其直。如到淮之數，舟人從之，順風張帆而歸。過奔牛鎮，又見有人冒雨負行李淋瀝立，招呼搭船。舵工晚之，即竊銀客也。急伏艙內，而偽令水手迎之。天晚雨大，其人不料此船仍回，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躍入艙，見華在焉，大駭狂奔而走。發其行囊，原銀三百宛然尚存，外有珍珠數十粒，價可千金。華從此大富。

香亭記夢

香亭于乾隆壬辰冬赴都謁選，遠道東昌。十二月五日宿冠城縣東關客店，夜夢至一園，石竹

蕭疎迴非人境。几上橫書一卷字。作蠅頭小楷。閱之載一事云。新野之渠有巨魚。化為麗妹。名曰喬如。有李氏子。惑焉。至三百六十日。而李氏子以弱冠。宋氏子又惑焉。歷三十六日。而宋氏子亦死。有楊氏子。知其為怪也。故納之。而特嬖之。絕其水飲。喬如無所施術。三年。生三子。悉化為魚。六年。楊氏子遍體鱗甲。而喬如益治豔。一夕暴風雨。喬如抱持楊氏子。兩身合為一身。各自一首。鼓鬚同飛。投洞庭湖。日出時。楊飲水。日入時。喬如飲水。楊氏子猶知與喬如交歡。不知為魚在水也。而竟得不死。壽此之謂物其物。化其化。自此以下。字模糊不可辨。鐘鳴夢醒。枕上默誦不遺一字。

敦倫

李綱主講正心誠意之學。有日記一部。將所行事。必據實書之。每與其妻交構。必楷書某月某日。與老妻敦倫一次。

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商邱宰某。申詳一案。有卑職勘得。毫無疑義四字。某使某怒其專擅。駁飭不已。并提經承宅門。將行枷責。楊急改似無疑義四字。再行申詳。乃批允核轉。然往返盤費。司房打點。已至于金。汶上令某見巡撫某偶患寒疾。失聲一咳。某怒其不敬。必欲提參。央中間人私獻萬金。方免。人相傳為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菩薩答拜

余祖母柴太夫人常為余言其外祖母楊氏老而無子依其女洪夫人以終年九十七而卒居一樓奉佛誦經三十年足不履地性慈善聞樓下宮奴婢聲使傍徨不能食或奴婢有上樓者必分己所食與食九十以後拜佛佛像起立答拜太夫人大怖時余祖母年尚幼必拉之作伴曰汝在此佛不答我也卒前三日索盆濯足婢以向所用木盆進曰不可我此去將踏蓮花須將浴面之銅盆來俄而旃檀之氣自空繚繞端坐跏趺而逝逝後有三晝夜始散

暹羅妻驢

暹羅俗最淫男子年十四五時其父母為娶牝驢使與交接夜睡縛驢以其勢置驢陰中養之則壯盛異常如此三年始娶正妻迎此驢養之終身當作側室不娶驢者亦無女子肯嫁之也

倭人以下竅服藥

倭人病不飲藥有老倭人能醫者熬藥一桶令病者覆身卧以竹筒插入穀道中將藥水乘熱灌入用大氣力吹之少頃腹中汨汨有聲拔出竹筒一瀉而病愈矣

獅子擊蛇

戈侍御濤云其太翁名錦為某邑令適西洋貢獅子經過其邑獅子於路有病與解員在館驛暫駐獅子蹲伏大樹下少頃昂首四顧金光射入伸爪擊樹樹根中斷鮮血迸流內有大蛇決折而斃先是驛中馬多患病往往致死自此患除厚待貢使至京獻于

闕廷象見之不跪獅子